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可憐的人

(三)

著 俄 羅
譯 丹 李 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三)

著 俄 譯
譚丹 李于 方

漢譯世界名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可憐的人

第三卷 在一八一七年内

一 一八一七年

一八一七年是路易十八用那種足以驕人的君王魄力稱做他登極的第二十二年的那一年。
(註一) 是白呂起爾得·沙松 (M. Bruguière de Sorsum) 先生聲名顯著的那一年。一切假髮的店家，一心希望粉和「御烏」的重出，都塗上了藍色和百合花。(註二) 這是藍舒伯爵 (Comte Lynch) 穿上法蘭西世卿的衣冠，佩着紅綬帶和長鼻子，以及做過一番轟動一時事業的人所具的那種奇特側影的威儀，每禮拜日坐在聖惹曼得·泊內教堂 (Saint-Germain-des-Prés) 的公棧上做清廉司庫員的時期。藍舒伯爵所作的轟動一時的事業就是這樣：他從前是博爾多 (Bordeaux) 的市長，一八一四年三月十二日，他把城池獻給安古勒門公爵 (duc d'Angoulême) 比

較佔了先着，因此得了世卿的祿位。在一八一七年裏面，從四歲到六歲的男孩子正時行戴一種極大花羊皮帽，彷彿把頭吞沒了似的，兩旁有耳遮，頗像愛斯起漢人（註三）的高帽。法國的軍隊穿奧大利式的白軍服，鎮改稱為師；各師不以號數作標誌，都以各省的省名作名稱。拿破崙在聖德愛蘭島（Saint Helène）因為英國人不肯供給他藍呢布，他就把他的舊衣服翻過來穿。在一八一七年，佩勒格利尼（Pellegrini）歌唱，畢戈第尼姑娘（Bigottini）跳舞，博亞且（Poitier）正出鋒頭，奧得利（Odry）還沒有出世。沙起夫人（Madame Sagui）繼福利阿茶（Forioso）而起。在法國還有普魯士人。德拿洛先生（M. Delalot）是一個人物，割了泊勒尼耳（Pleignier）加爾盤暖（Carboneau）和朶勒農（Tolleron）的手，又斬他們的頭，於是法律地位纔穩固。大臣泰勒蘭（Talleyrand）王爺和任為財政總長的路易教士，如同兩個巫人，相顧而笑；他們兩個人都慶祝過一七九〇年七月十四日在馬師場（Champ de Mars）舉行的大同盟彌撒。泰勒蘭以主教資格主祭，路易助祭。在一八一七年，正在那個馬師場的側道裏，露出了幾株塗着藍漆的大木柱，還留着褪了色的鷹和金蜂的痕跡，埋在雨露之中，在草叢裏朽爛。這些就是兩年以前，開五月會議（註四）架着御

座的柱子。駐在巨石 (Gros-Cailion) 附近的那般奧大利露宿兵把牠們燒得遍體焦痕。其中的兩三株已經供了那般露宿兵的炊爨而滅跡，並且烘熱過凱撒軍隊的那些巨靈掌。這次的五月會議有這樣一個特點：就是牠是在六月裏舉行的，並且是在馬師場。(註五) 在一八一七那年裏面，有兩件事是人人知道的：福爾太和突構的事 (le Voltaire-Touquet) 和法典中的鼻煙瓶問題。巴黎婦人最新的駭聞，就是杜丹的罪案，杜丹 (Dautun) 把兄弟的頭拋在花市 (Marché aux Fleurs) 的水池裏。關於海柏拉美狄斯 (La Méduse) 的事情，海軍總長開始受審查了，結果使灼馬類 (Ch. aumareix) 蒙羞，惹利果 (Géricault) 獲勝，隋耳夫 (Selves) 大佐赴埃及，去做沙里蒙總督 (Soliman pachas)。豎琴街的浴宮做了一個修桶匠的店面。當時還可以看見在刻琉璃邸 (Hôtel de Clug) 的八方塔的平台上面，做過路易十六的海軍天文官梅夕 (Messier) 的天文台的那間小木板房子。翟拉 (Duras) 公爵夫人，在她陳着淺藍緞X式木器的內室裏，向着三四個朋友讀那篇未付印的舞力卡 (Ourika)，羅福宮 (Louvre) 裏面的N漸次刮去了。奧斯退里茨橋廢了，改名御園橋，這種變關的謎語把奧斯退里茨橋和植物園 (Jardin des Plantes) 的面目都同時

改變了。路易十八把手指甲刻着阿拉斯（註六）讀，鑒於做君王的英雄和做王子的木屐匠，發生兩個憂念：拿破崙和馬狄汗·白盧洛（Mathurin Bruneau）。法蘭西國家學會的徵文題目是：「讀書樂。」白拉先生（M. Bellart）依然是口若懸河的。將來的律師長得樸洛愛（de Broë）具有保爾·路易·顛力耳（Paul-Louis Courier）那種譏人利舌的得樸洛愛已在他蔭護之下漸露頭角了。當時有一個冒充蛇菜白里安（註七）的馬常徐（Marchaney），隨後又有一個冒充馬常徐的達蘭谷（d'Alincourt）。克雷爾·達耳白（Clair d'Albe）和馬勒克·亞代耳（Mulek-Adel）是兩部傑作。歌丹夫人（Madame Cottin）被推為當時的第一作家。國家學院任人把會員拿破崙·盤·訥泊泰從牠的會員錄上塗去。國王的一道命令在安古勒門建設了海軍學校，因為安古勒門公爵是一個海軍大臣，安古勒門城，自然有適合一個海港的各種優點的理由，否則王法也要受影響了。法蘭款尼（Franconi）把一些走軟索的圖形點綴他的廣告，因而聚攏了街上的一般流氓，這件事情是否應當通融，當時在內閣會議的席上，大家都紛爭着這個問題。巴矮（M. Paër）先生亞尼絲（Agnes）的著者，面方，頰上有一顆肉痣的長者在主教城街指揮着沙色內（Sassonnaye）侯爵夫人

的小小私人音樂會。所有的青年女子都唱愛得蒙·惹羅 (Edmond Gérard) 所作的「聖達衛耳 (Saint-Avelle) 的隱者」。『黃侏儒報』變成「鏡報」了。擁護皇帝的藍不浪 (Lombin) 咖啡館和擁護布爾蓬 (註八) 王族的華洛亞 (Valois) 咖啡館相抗而立。一個錫昔耳 (Sicile) 公主正嫁給白里公爵，婁回耳在這時候已經懷謀害白里公爵的心了。(註九) 施達耳夫人 (註十) 去世已一年。御林禁衛軍喝馬師姑娘的倒彩。大報都變小了。篇幅縮小，但是自由還是大的。「憲法報」是有憲法的精神的。米內華報 (La Minerve) 稱 Chateaubriand 做 Chateaubriant。一般士紳階級中人都因了這個「字」而大笑那位大作家。在那些被人收買了的報紙裏面，一般妓女式的新聞學家都對於一八一五年免職的那些人橫加侮蔑；大衛德 (註十一) 已經沒有才藝了，亞爾洛 (註十二) 已經沒有精華了，加爾樂 (註十三) 已經沒有廉恥了，蘇耳特 (註十四) 從沒有打過勝仗；拿破崙確實沒有天才了。大家都知道，由郵局寄給一個被逐的人的信件是常常不能達到的，警察沒收這些信件，自以為是一種神聖的義務。這種事實毫不新出的，被放的德加特 (Descartes) 便訴過苦。大衛德 爲着沒有收到他的信件，在一種比國報紙上略加了一點抨擊，這件事對於保王黨

的報章似乎是可笑的，於是乘此機會，讓侮一般去職的人說「弑君者」或說「投票者」，說「敵人」或說「聯監」，說「拿破崙」或說「盤訥泊泰」，這種字眼使兩個人分歧，較之一條深坑更甚。一切腦筋簡單的人都認為革命的世紀已經被路易十八王永遠封閉了。他的綽號是「法典不朽的著者」。在新橋的平土上面，預備立亨利四氏銅像的座石上刻了 *Redivivus*（註十五）那個字。畢二先生（*M. Pier*）在退內斯街第四號籌備他的祕密會議，以圖鞏固國家君主制。右派的領袖在嚴重的關頭總說：『我們應當寫信給巴可（*Bacot*）加紐耳（*Cannuel*）奧麻阿尼（*O'Mahony*）和得俠泊德蘭（*de Chappedelaine*）諸人，略得先生（註十六）的同意，有所圖謀，日後便是「水濱的逆謀」。』黑弼針（*L'Épingle Noire*）在另一方面也謀反叛。德拉衛得里（*DeLavenderie*）和特樂果夫（*Trogoff*）開着談判，多少具有自由精神的德加慈先生（註十七）握着政權。蛇朶白里安每天早晨立在聖多密尼克街（*rue Saint-Dominique*）第二十七號的窗子前面，穿着長袴和拖鞋，一條麻得拉斯（*Madras*）綢巾裹着他灰色的頭髮，眼睛注視着一面鏡子，全套牙科醫生的器具箱開在前面，修着他美麗的牙齒，一面向他的書記畢洛舒（*M. Pilorge*）先生口述那部「法典

範圍內的君主制」的申說。有權力的批評家直拉封而不直達耳麻。(註十八) 得費勒次先生簽着 A. 霍夫門先生 (註十九) 簽着 Z. 沙爾勒洛第愛 (註二十) 正著作退內斯奧白 (Thérèse Aubert) 離婚禁止了。lycée (國立中學) 稱為 collège (地方中學) 那些中學生，領上裝着一朵金質的百合花，因羅馬王的問題而互相鬭毆。宮庭偵探報告夫人殿下 (註二十一) 多爾內安公爵的像四處懸着，並且他穿着輕騎將軍的制服，相貌比較穿着龍騎制服的白里公爵還好一些，這是一件很不妥的事。巴黎城用私費把傷兵院的屋頂重行裝了金。一般正經人彼此猜問着：得唐克臘格 (M. de Tinguetagne) 先生在某種和某種情形之下，將怎樣處置呢？克洛塞耳得蒙達耳 (M. Clausel de Montals) 先生和克洛塞耳得古色格 (M. Clausel de Coussergues) 先生在許多地方，意見不一致；得沙拉白利 (M. de Salaberry) 先生不滿意喜劇家畢加爾 (Picard) 國家學會的會員——喜劇家莫利哀 (註二十二) 也不會當選的那個國家學會——在奧德翁戲院 (Odéon) 公演「二飛利白」 (Les deux Philibert) 在這戲院的壁飾上，揭去的字還明白地露着「皇后戲院」的痕跡。一般人對於褚硯得蒙達爾洛 (Cugnet de Montarlot) 贊成反對，殊不一致。法白飛 (註二)

十三)是暴動份子，白武 (Bavoux) 是革命黨徒。佩里西 (Pelicier) 書局印行了一部福爾太的著作；書名是：法蘭西國家學會會員福爾太的著作。『這樣可以招引買書的人，』那位天真的印行者說。一般輿論以爲沙爾勒羅叢 (M. Charles Loyson) 先生是這世紀的天才，嫉忌的心開始集在他身上了，這是一種光榮的表示；並且有人爲他做了一句這樣的詩：

鵝雛縱能飛，無以匿其足。(註二十四)

紅衣主教斐許不肯辭職，亞麻齊 (Amasie) 的總主教得班 (M. de Pins) 先生，管着里昂 (Lyon) 教區。瑞士和法蘭西間關於達泊 (Dappes) 流域的爭執，因狄福爾 (註二十五) 統領的一篇呈報開始了，從此他升爲將軍。不聞名的聖西蒙 (註二十六) 正計畫他的好夢。當時在國家科學學會裏有一個聲名顯著的福里愛，後世已經忘了他，但是我不知道從那一個壁角落裏擠出了一個無名的福里愛，後世卻將永誌勿忘。(註二十七) 貴人拜倫 (註二十八) 初露頭角；米耳華 (註二十九) 有一篇詩意蘊藉的文字，把他介紹給法蘭西，其中的一節說：「有某稱貴人拜倫者……」大衛德、丹垂 (註三十) 正發憤切磋石像。加農 (Caron) 教士在福央丁 (Fenellantine) 塞路，一小羣初等修道生

的團體中頌揚一個無名的牧師，名惠利普退·羅培（Félicité Robert），他日後就是臘門內。（註三十）

（二）一只煤烟騰漫，撲撲作聲的東西，在狄勒里（註三十二）的窗下和王家橋及路易十五橋的下面一來一往，聲如洒水之犬；那是一件無甚好處的機器，一種玩具，異想天開的發明家的一種幻夢，一種烏托邦；一只汽船。巴黎人對於那個無用的東西漠然視之。得佛白朗先生（註三十三）以強力改組國家學院，組織人選，一手包辦，轟轟烈烈地安插了幾個會員之後，自己卻落一場空。聖垂曼郊（註三十四）和麻桑殿（註三十五）都期望德納福（M. Delaveau）先生做警察署長，因為他虔信天主。霍弼和黑加密（註三十六）在醫學校的大講堂裏爭論起來，並且爲了耶穌基督的神靈問題奮爭相對。褚回貳（註三十七）一隻眼睛望着創世記，一隻眼睛望着自然界，力謀迎合迷信的逆流，於是使化石和經文相符合，並且假上古的巨象頌揚摩西·佛朗沙·得·乃夫刷朵（M. M. François de Neufchâteau）——拔爾登弟（Parnentier）先生（註三十八）的一個可佩的門人——想盡無窮的方法，要使 Pomme de terre（馬鈴薯）讀如 Parnentière，毫無效果。格耐括爾（Grégoire）教士，從前的主教，革命時代的國會議員，舊上議院議員，在保王黨的文字裏面，已經到了「寡廉鮮恥

的格耐括爾」的地位。我們剛纔所用的那種字眼：「到了……地位」是被羅葉·可臘爾（註三十九）認為新名詞的。在伊愛納（Iéna）橋的第三甕下面，因牠顏色的白潔，我們還可以認出用來填塞盧誰（註四十）在兩年前預備炸橋而擊的火藥眼的新石塊。一個受法庭審判的人看見達爾脫奧伯爵走進聖母堂，高聲地說：「見了鬼！想再看見盤訥泊泰和達耳麻攜手同赴蠻舞會已經是不可得的呵！」暴徒的口吻。六個月監牢。一些賣國的好賊明日張膽地顯露面目；在某次戰爭的前夕，潛赴敵軍的一些人絕不隱藏他們所得的賄賂，並且光天化日之下，不顧羞恥地，在卑污的富貴榮華裏行走；卑尼（註四十二）和四臂村（註四十二）的一些叛徒，不事掩飾他們受賂的醜行，還表示他們爲君王盡忠心的熱忱，竟忘了英國公共廁所的內牆上所寫的：Please adjust your dress before leaving.（註四十三）

這些就是一八一七年中——今已無人追念的一八一七年——發生過的事情，雜亂無章地摘取來的。歷史對於這些特點幾乎全部忽略了，但是也沒有別的辦法，實在是不勝其記。然而這些小事——我們稱牠爲「小」——是錯誤的——都是有用處的；人羣沒有小事，猶如植物沒有小葉。世

紀的面目都是歲月的狀況所集成的。

在一八一七這一年裏，四個巴黎的青年開了一個「妙頑笑。」

(註一) 路易十六在一七九三年死在斷頭台上，保王黨奉了他的兒子路易十七爲繼王位的人。一七九五年，路易十七也死在獄中了。路易十八是路易十六的弟，他登王位的年是一八一四。但是他否認王朝當革命時代及拿破崙時代是斷絕了的。從路易十七死的那一年算起，所以他登極的第四年是二十二年。

(註二) 百合花是法國復辟後的國徽。貴族多戴假髮，且以白粉撲髮爲美觀；「御鳥」是一種髻的名稱。

(註三) 愛斯基摩人 (Esquimaux) 是北冰洋一帶的人種。

(註四) 五月會議 (Champ de Mai) 是法蘭克諸王在五月間舉行的國務會議。

(註五) 馬師場 (Champ de Mars) 是巴黎城中的閱兵場。Mars 又作三月解釋。

(註六) 阿拉斯 (Horace) 是 Corneille 的一部悲劇。

(註七) 蛇采白里安 (Chateaubriand) 是第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下的大文學家。

(註八) 布爾蓬 (Bourbon) 是法國一支王族的名字。路易十八便是這族中的。

(註九) 白里公爵 (duc de Berry) 是 路易十八 的姪，達爾脫奧伯爵 (comte d'Artois) 的兒。斐回耳 (Louvai) 是一個以做馬鞍爲業的工人，屬於自由黨。白里公爵 在 布爾塞族 中年最幼，斐回耳手劊了他，意欲絕 布爾塞族 的勢力。時在一八二〇年。

(註十) 施達耳夫人 (Madame de Staël) 是和 蛇采白里安 同時的女文學家。二人同爲浪漫主義的主人翁。

(註十一) 大衛德 (David) 是法國古典派的大畫家，曾爲拿破崙畫像。

(註十二) 亞爾洛 (Arnauld) 是當時的一個詩人和寓言家。

(註十三) 加爾樂 (Carnot) 法國革命時的一個中堅人物，手創法蘭西共和國的十四軍，肇劃一切戰場的佈置。

(註十四) 蘇耳特 (Soult) 法國的一個元帥。奧斯退里茨一役，他居首功。

(註十五) Redevivus 重生。

(註十六) 先生是王兄的稱呼。此處係指 路易十八 之弟，達爾脫奧伯爵。當時 路易十八 和立憲派接近，達爾脫奧伯爵 卻是極端專制派，二人意見不和。一八二四年繼 路易十八 爲王的 沙爾勒第十 (Charles X) 便是 達爾脫奧伯爵。

(註十七) 德加慈 (Decaze) 是 路易十八 的內閣大臣。

(註十八) 拉封 (LaFont) 和 達耳麻 (Talley) 都是當時的悲劇家，不過達耳麻是拿破崙所最讚許的。

(註十九) 得費勒次 (M. de Felce) 是當時法國一個庇護古典派，反抗浪漫派的批評家。霍夫門 (Hoffmann) 是當時

法國一個戲劇作家和批評家。

(註二十) 沙爾勒·洛第愛 (Charles Nodier) 法國當時的一個文學家。

(註二十一) 夫人 (Madame) 係指達爾脫奧伯爵夫人，白里公爵的母，多爾內安公爵 (duc d'Orléans) 就是二八三

○年繼沙爾勒第十為法王的路易·飛利伯 (Louis Philippe)，他的政治思想偏於新進派。

(註二十二) 莫利哀 (Molière) 生於第十七世紀。

(註二十三) 法白飛 (Fabvier) 法國當時的一個將軍。

(註二十四) Loyson (羅遜) 和 L'oisson (小鷄，也作笨伯解) 同音。

(註二十五) 狄福爾 (Dufour) 瑞士將軍。

(註二十六) 聖西蒙 (Saint Simon) 當時一個政治學會的首領。

(註二十七) 福里愛 (Fourier) 當時有兩個福里愛。一個是 Jean-Baptiste-Joseph Fourier，男爵，幾何學家，曾隨拿破

破齋赴埃及及總攝出征埃及及回憶錄。一個是 Charles Fourier 哲學家 and 社會學家。

(註二十八) 拜倫 (Byron) 英國詩人。

(註二十九) 米耳華 (Millevoe) 當時的一個法國詩人。

(註三十) 大衛德·丹垂 (David d'Angers) 是法國的一個著名雕刻家。

(註三十一) 臘門內 (Lamennais) 法國當時的一個哲學家和神學家。

(註三十二) 狄勒里 (Tuleries) 巴黎城中的王宮，始築於第十六世紀，一八七一年爲火所焚。

(註三十三) 得佛白朗 (de Vaublanc) 當時的一個政治家和著作家。

(註三十四) 聖垂曼郊 (Faubourg Saint-Germain) 在巴黎城外。

(註三十五) 雍桑殿 (Pavillon Marsan) 是狄勒里宮中的一殿。

(註三十六) 翟爾唐 (Dupuytren) 是當時的一個外科醫士。黑加密 (Récamier) 是當時的一個內科醫士。

(註三十七) 緒回貳 (Ouvrier) 是當時法國的一個自然科學家。

(註三十八) 拔爾曼第 (Parmentier) 是在法國提倡種植馬鈴薯的第一人，生於第十六世紀。